

圆明园焚劫犯的自述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圆 明 园 焚 劫 犯 的 自 供

本 社 编



北 京 日 报 出 版 社

圆明园焚劫犯的自供

本社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丰盛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印张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11265·001 定价：0.17元

编 者 的 话

近几年来，前往北京西郊凭吊圆明园遗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中小学生络绎不绝。去年，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将圆明园作为青年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基地之一。

圆明园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它是我国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被世人誉为“万园之园”。可是，这座举世闻名的园林杰作、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却于公元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铁蹄下毁之一炬，一代名园沦为废墟。圆明园的劫难，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悲剧，也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摧毁人类文化的铁证！

偌大的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为什么竟遭这般骇人听闻的欺侮？一批批凭吊圆明园遗址的青少年，面对着满目荒凉的残垣断壁，心中无不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们在沉思中渐渐领悟了国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认识到振兴中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为了帮助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们进一步了解圆明园被劫掠焚毁的实况，记住我国近代史上这令人难忘的一页，激发对四化建设的更大热忱，我们选编了部分当年圆明园焚劫犯的供述文章，让大家看看那些无耻的“文明”人是怎样闯进圆明园，把各种稀世珍宝贪婪地塞满了自己的口袋，又放起一场大火把它化为灰烬；他们回国后又怎样得意忘形地回忆着自己的强盗行径。我们编选这几篇文章时作了些删节，不当之处，愿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教。

1984年2月6日

目 录

英国基督教随军牧师莫·格赫自供 (1)

英国皇家炮兵队队长亨利·诺雷斯
的供述 (13)

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思自供 (16)

法国亨利·柯第埃的供述 (26)

英国基督教随军牧师莫·格赫自供

莫·格赫为当时随军牧师，著有《我们是怎样占领北京的——一八六〇年对华战役的叙述》一书。此处所译见本书十二至十三章 第201—289页。

次日清晨，我们便在山坡，鸣炮二十一响，使联军得知我们的驻所，假若可能的话，也打算寻觅那般迷途的骑兵们。但是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较妥当的方法，派遣上校卧耳斯莱（Colonel Wol seley）带着一队印度士兵作护卫，赴圆明园去寻找他们，因为法军已经走到那处了。

没有别的事情延滞，在黎明的时候，他就起程了。他的为人极其机警，只须知道这所行宫坐落的方向，他就能够达到它的所在。军队里面，能够设法寻找路途的军官，简直非他莫属。满兵也许埋伏在附近的地方；他们这样做，也是可能的事，假若这事，带有些许危险的意味，那么纵辔扬鞭时，可以得到双料的乐趣了。他回来的时候，传来这个消息，说他在圆明园已经找到法军，而且我们的骑兵，就在附近的地方。如同上文所说，法军在我们的后方，却绕着侧面行走，已经先到了避暑行宫。他们看见那地方，空空洞洞，惟有一群侍卫的太监，此外没有什么人影。虽是环围行宫左近几哩内的村庄，都驻扎着成群打仗的满兵，仿佛一个大军队的营盘似的；他们到那个地方，却并没有遇着多少抵抗，只有一个法国军官受了微伤。并且那天夜晚，孟托邦将

军 (General Montauban) 就占据了行宫。

在战争期中，我们仅仅分隔过一次，可是单单在那个时候，法军就进至圆明园，真是一件奇事。还有一桩奇事，就是一方面孟托邦将军郑重其事的，告诉格兰特将军 (Sir H. Grant) “一切物件，都没有触动过” (当然他相信，这是实在的情形)。但同时的法军的营帐内，却可买到许多镶嵌珠宝装潢华丽的表，和一份很多量的金银。又兵士们的帐篷，和环绕着的地上，都充满着绸缎和刺绣品，仿佛一片锦绣世界似的。

星期日中午的时分，额尔金爵士 (Lord Elgin) 和格兰特将军，带着一对健壮的印度士兵，和几个禁卫军中的侍从，骑马到圆明园去。额尔金携着他的侍从，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幕僚，纳比尔爵士 (Sir R. Napier) 和幕僚，克罗夫顿将军 (General Crofton) 和幕僚，总司令部中的一二人，和几个海军的士官们；他们由上校卧耳斯莱作向导，快马加鞭的，大约走了六哩路光景，就到达行宫了。门前有一个宽大的，砖石砌成的道路，将一大片的溪水，分隔两旁。外门似乎不甚庄严，和中国一切公共大建筑物所用的形式不同，而且旁边有几根木柱，一似没有这些支撑柱时，自己就会倒塌的样子。

头门之内，有一个宽敞的，扁石铺成的院落，约几百码阔，八十码深；内外两旁，都有侍卫室。和这座外门对峙着的，还有一门，构造与此相似；然后又是另一个院落，正大光明殿卓立在里面；这乃是一个伟丽庄严的建筑物，清帝就在这座殿内，高踞宝座，接见那般得睹龙颜的荣宠的少数的大人物。

这所院落和外面那个，大小相等，而且正大光明殿位置距门很远。对着那个大门，还有一个小门，各部大臣和别的人

们，都由此门进出。这殿的后面，却是宫门，通至内面的宫殿。

这座殿屹然独立，不和其它的宫殿连接，约十二丈长，八丈宽。殿内两隅，陈列着宽博而且灿烂的碧玉碗盏，这些乃是应少校普罗宾（Major Probyn）的要求，以作联军呈给维多利亚女皇的贡品，而且普罗宾亲自由殿内，将这些物件取走。那般胆量较小的官员们，因为这些碗盏过于巨大，踌躇不敢摩弄，只好拿些细小合宜的物件，作为纪念品。但是普罗宾喜尝艰难，毫不畏缩。当别人都不想尝试这件举动时，他想出方法将它们运走。室内一边墙壁之上，悬挂着一幅巨大而且详细精致的行宫内庭院的总图，几乎把那片墙壁全都遮盖了。循着一边，走过去一半的光景，立着那金銮宝殿的轩槛，走上三步阶级，就到那里，上面安置一个宝座，纯是紫檀制就的，雕刻极其华丽，座上铺着精美的绣花椅垫。

殿顶天花板是木制的，雕镂着很深的花纹，华丽伟大，兼而有之。看来这个地方，真不愧为王家的气概，庄严赫奕，给与人们深深的印象，而且和建造这殿的宗旨，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这殿的后身，却是一道步廊，左右皆通，一边紧紧靠着正大光明殿的后墙，另一边却傍着一大块假山石。循着向右的那条路走过去，你就可以看见密密层层院落和宫殿，仿佛入了迷园一样，其中充满着古玩，绫罗绸缎，和各种货物的库藏。若循着左方行走，再转到前面来，你就看见一个人工制就的池子，这不过是几百池子中的一个，而且几乎一切的池子，都由一个缓缓流动着的水连接着，周围有山石环绕，而且两端渐渐缩窄，还都有桥梁在上。两岸各种美丽的树，浓荫翳蔽，那就用不着我述说了。这片小湖的对面，就是皇家游幸的宫室，除了帝后妃嫔，金枝玉叶，他人不能进入其内。假若你能幻想，神仙也和常人一般大小，此

处就可算做仙宫乐园了。我从未看见一个景色，合于理想的仙境，今日方算开扩眼界。但愿居停主人并不那么骄踞凌人和虚伪残酷，可以仍然享有这园。

当额尔金爵士和格兰特将军初入行宫时，随来的那群人，都应孟托帮将军的要求，滞留湖旁，约数小时之久；他遣人传信给格兰特将军，请求他不要带大队随从到行宫来，因为法国军官没有一人曾经被允许走进行宫里来。所以只有纳比尔爵士，克罗夫顿将军，安荪少校（Major Anson）和格兰特上尉（Captain Grant），随着格兰特将军走进，额尔金爵士也带了几位属员。其余的人都留在小湖岸畔，在树下徘徊默思罢了。联军总司令和孟托帮将军，开了一个长时间的会议，而且确信，园中一切物件均未经触动。他们二人同意，因为经管奖品人已经派妥，他们应当选择合意适情的物件，作为两国军队的奖品。当他们选择完毕，其余的物件，可以归掳获者据为私有。但是当天下午，格兰特将军允许那般随来的军官们，任意选取他们所喜爱的物件，作为纪念品，只要经管奖品的人，并不反对。每人都似乎不愿放弃这个特权，纵情肆意，予取予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这人也许喜欢景泰蓝的宫瓶，那人或者贪恋一件绣花的长袍，也许又有人念及将来的时候，就挑选一件皮大衣。

有时当着我们眼前所做的事，我们竟会忽略过去，没有看见，岂不奇怪得很，但却又是真情。当孟托邦将军确切的说着“一切物件，均未触动”时，无疑的是说真话。但是宫门外他的帐篷里面，充满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和华丽的绣货，鲜艳耀目，他自己却未看见，真是奇之又奇了。他也不知道同时只要用二十五六个银元便可买到一个镶满着珠宝的表，珐琅质制造的，而且周围镶嵌着珍珠或宝石，或者两种

并镶的。当军队向中国开拔时，法国的表不一定多么便宜呢！因为孟托邦将军宣言，环围行宫的左边，他已经安置了哨卒，他们怎么能从里面拿出这些东西呢？

但是当随从格兰特将军走进行宫的那般军官们，被扣留在内殿外面时，怎么法国军官总陆陆续续，在他们面前经过，而且对于他们如此说道：“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进来，并不禁止入内，你们看啦”，一面就伸手到外衣宽大的口袋里面，拿出一根金条，或一片金叶来，“看哪，这是金子”，而且动手弯折一下，证明金性的柔韧。孟托邦将军关于这事，却一点影子都不知晓，如我上文所述说的，简直当着他眼前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虽然这班法国兵士，不到皇帝的内殿去，然而行宫内别的屋子里，只要有贵重的物件，就可以看见他们，每人负着一个大口袋，内中充满了他所喜爱的各色各样的物件。

现在让我们稍微瞻览一下内殿。其建筑的式样，与中国一切的房子无异。就是不论富贵贫贱所通用的四合院式。由一条过道或者一两个门，走进那些富丽堂皇屋子去看，陈设得极其丰富，摆满了紫檀的桌椅，雕刻得极其精细，风景人物，栩栩欲活，而且只有一两个地方，和背景连接起来，如若你不临近察看时，简直就不会看出来。雕刻之精巧，大概没有比这些更完美的了。墙上装饰着同类的壁板，椅子和床榻上还铺着极其华丽的绣花缎子，一律是御用的黄色，而且还织了金龙的花纹。

在那五丈见方，砌着大理石的庭院的对面，有一间还更宽大的屋子，布置的样式，大略相似，而且周围的桌子和茶几上，还摆列着最精美的景泰蓝瓷器，和琅玕质的瓶子和杯盏；镀金和纯金的钟，有几个是法国制造的；还有很大的镜

子镶在贵重的框子里面，而且天花板上，又悬挂着灿烂的玻璃灯架。屋子都紧紧的连接着，有门相通；虽然有大有小，或方或圆，但是建筑的式样，和屋中陈列的器物，却是相似的。这排屋子的左右两方，都一直通进去；殿的左端，乃是宫中妃嫔的寝室；还有精美的绣房，陈列着华丽而且考究的东方物品，颇为完美，而且更衬托得好看了。一个螺旋形的梯子，这座宫殿内惟一的一个，通到楼上一排相似的屋子，其中装饰的物件，大都是中国最珍贵的美术品；参杂着几样法国货，样式和风味也都是法国的。这一排房屋，临着一片湖水，周围有巨大的假山石环绕着，全都是安置在土中的。这些房子还通向一个小石子铺成的道路，既可散步，又可通行车马。而房子的后面，却有无数的小院落，其中四面都是储藏室，装满了一箱一箱的皮货、瓷器和绣花的衣鞋。

皮货就是银鼠（我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个，因为这种皮子不带鼠尾）、黑貂、灰鼠、细骆驼绒，一种特别而且美丽的灰色皮子，上面带有很细微的，卷曲的毛，珍珠皮、黑狐，还有别种皮衣，我们似乎从前都未曾看过，也说不出它的名称来。但是龙袍和宫装，我怎么描写呢？华丽的绸缎，或蓝或黄，或棕或紫，上面绣着精细的花样，颜色都配合得极其巧妙，手工方面，简直无与伦比，五爪金龙盘旋其上。这些龙袍看起来，真能使人领会到，穿着它们的宫殿内，那种堂皇富丽、高贵的情景。

在内殿的右边，这行宫的建筑，一直伸展过去，约有半哩左右，大都是官员的住所和仆人的下房，还有充满着绸缎衣服的几间屋子。因为这些衣服都从箱子里拉扯出来，乱掷在地上，所以当你走进屋子时，几乎要被这些绸缎的衣裳，遮没到膝盖上来。还有大的屋子，周围用板壁隔成一格一格的，

在每一格里，安置着一些中国的美术品，如景泰蓝、珐琅质之类，还有铜制和瓷制的，也许是前几十年英国使臣所贡献的贵重的礼物，即是所谓夷族的古物，或者由俄国转运过来的法国货。一切物件都详细签明，签上不仅描写物品的时代和源流，而且屋子内，指定的确实位置，也都注写清楚！

这座建筑的厢房，也储藏着重锦，堆积的材料，极其丰富，足够北京居民半数所用。当这所宫殿重门洞开，任人抢劫，这一匹一匹的重锦大为印度士兵们所注意，就用大车将它们运走。他们在营盘中售卖这些重锦，起先两元钱一匹，但是不久就提高价码，从十元到二十元，高低不等。颜色和质料，千般百种，或锦或缎，或纯为一色，或织有花纹，白色，蓝色，黄色（御用），紫色，石青，古铜色，等等不一，都搁置在那处，预备带走的。倘若你愿意买的话，只须花八个先令和四个银元，就可买到十五码或二十码的光景。在场的那般款款情深的好丈夫们，都替他们的妻子买些衣料，简直是毫无疑义的。兄弟们和表兄弟们，也一定替留居国内的姊妹们，买些绫罗重锦。呵！你预备送给家里爱人的礼物，不论是什么东西吧，打开观看一下，那是多么欢欣快乐呀！而且试一幻想，接受礼物时，心花怒放的情状。但是让我们再回转来，叙述行宫。

园中的地亩，东西南北四方，都伸展过去，约有六七哩路左右，并且远远的，傍着山边。假若你能够的话，你必须想象一所广大的迷宫，充满着峥嵘参差的山石，景色可以入画，房子俱用上等香楠制成。湖泽池沼，交错其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还有屋顶镶着黄色琉璃瓦的凉亭，几座戏台和储衣室，其中收存歌裙舞衣，优伶扮相的行套，预备大规模演戏时用的。所有演剧的楼台，及其附带应用的房屋，差

不多要占五亩至十亩的地面。周围密密层层灌木丛林，名花花卉，且有琳宫梵宇很多，供奉着奇奇怪怪的神祇（后来方始知道，有几个菩萨是金制的）。园内所有的宫殿，并不距离很远，至少有两所宫殿，可以彼此望见，宫殿内面，都充满着中国古代的美术物品，美丽而且极有价值。背面都有绵亘着的小山冈，和天色遥遥相衔接。嘉木珍林，奇花异卉，形式万般，五光十色，造物所赋与的最好礼物；你还必须添上林木，清泉，山坡，岩石，高冈等等。而且还有擅长布置园林的中国人，其技术闻名世界的意匠经营，极工装点这景色，这处置一块石，那处安一座桥，配合得极其巧妙，一丘一壑，仿佛自然的景色一样。那些美丽的宫殿，疏疏落落的，分置各处，紫檀梁柱当中，隐约露出光灿的屋顶。时而曲折幽径中，又有御苑的麋鹿，跳跃其间，拦阻你的道路。东零西散的，有几座旧式的中国桥梁，可以使你越过澄清的湖泽的支流。水中有各种水禽等等，游泳潜跃。如此你对于圆明园，可以得到一个浅淡模糊的概念，我既不能描写清楚，你也不能想象得透澈。

我因为职务的羁绊，当这件焚毁的工作开始的头一天，我不能到场观看。有一两师军队布散在乡间，放火燃烧，四个皇家花园中的一切宫殿，从圆明园开始，其次，转向西边的万寿山、静明园，最后轮到香山。

次日清晨八点钟，我到达圆明园。从园内带着芬纳和普罗宾的马匹，三枝枪杆，和女皇的马匹到香山去，这地方乃是四所花园中距离最远的。我们往前进行，经过明媚可人，景色美丽，和树林葱翠的山冈，清澈的湖水，古旧的庙宇，和星罗棋布的村庄，作为御林军队驻扎的所在。当我高踞马上，纵辔扬鞭，经过这里时（假若世间有任何事物，可以弥

补和“我们所挚爱的面容”如同摩尔这样称呼的 睽隔 的痛苦），这些景色是很值得远道跋涉，由英国走到此地来看的。风景美丽，夺人心魄，所以目睹此景，不禁油然而生爱慕之思。这种贡献乃是应当的，因为你虽想决然漠不置意，也是办不到的。

一条石砌的道路，环绕着一座高墙，我从墙隅的地方，转湾过去，就有一片浓密的烟雾，弥漫在我的前面，而且威风赫赫的烈火，在烟雾的顶上，发出熊熊的火焰，简直高出树梢好几尺。一座庙宇，这并不只是一所房子，却包括着一群分列的建筑物，环绕着一个大的神龛，也正熊熊的燃烧着。火焰散布开去，焚烧掉里面和环绕着的高可参天的树木。这些树木的绿荫，掩荫了这座庙宇，差不多有好几百年了。庙内描金的栋梁，和五光十色的琉璃瓦，当然御用的黄色占大多数——一切，一切，都被这吞灭所有东西的烈火毁坏了。虽然对于庙内供奉的神祇，没有什么同情的心意，但是当你看见几百年以前所构造的几座建筑，一旦都用火焚毁，不禁感觉着仿佛有点亵渎神明，摧残造物似的。这些建筑点缀其间，可以给天然的风景增色，引起我们的爱怜和惋惜，而且所有这些房屋，都是储藏之所，其中收存着珍奇的古玩，清代以前的景泰蓝物品，满箱满筐的书籍，和各种情景的雕刻，有些镌着史事，刻画着汉满战争的事实，还有天才横溢，潇洒自然的作品，和乾隆时代外国传教士仿中国式的图画。这些传教士，大概除了宗教以外，都还学会了些别的本领，所以将平常的教士，完全逐出这片可以发展的田地。价值极其贵重的，绣着花纹的帐帷，圣坛镀金的一切物品，这些东西，完全除开它们本身所值的钱财，在美丽和珍奇方面，含有不少的兴趣，都付之一炬了。有几件东西，由

军官们救出，免遭焚毁之劫，但是因为运输困难，所以被救免的物件很少。

那天我们所走到的最辽远的地点，且为皇家花园境界的尽头，乃是一所宅第，和山中的家祠、同附带的屋宇。此地距离圆明园，约有八九哩左右。山边有一个满植着树木的林谷，这些房子就正耸立林谷之中。旁边紧紧靠近的地方，造有一座坚固的堡垒，仿佛我国海岸上，那些安置着枪炮的圆形高塔，不过高大得多。而隔着半哩左右的远近，还有一个满兵驻扎的营盘。经过五六道门，这几道门相距都不很远，就走进一个墙垣围绕着的壁垒，这些墙垣，和英国鹿囿墙垣，恰恰相似，乃用砖石和灰泥筑成。当我在远处，遥睹山边这种景色，心中描摹的时候，不禁连带忆起国内好几处的风景。

最初走到一所庭院，如同平常一样，三面都有房屋环绕着。然后就是陆续连接的高台，有很容易攀登的阶级，可以上去，而且有枝叶扶疏的乔木，深深的掩荫着。甚至现在这时候，我们还应当感激这些大树，因为是日太阳很是炎热；下山的途径中，靠近台阶的旁边，流着一条清澈凉爽的泉水，有几个连续着的洼地，盛接着它的流水。一道潺潺流动着的活水，是多么甜蜜可口呀！当你步上台阶以后，就来到那些宫殿，这都曾经是侍御宫中的那般美丽妃嫔的住所。其间衣箱稠叠，颇想开启各箱，看看箱子里面所藏衣物，不料箱子早已敞开。内中置有衣裳，和盘龙绣凤的裙子，它的形制不象英国妇女所常着的，整个圆形的套裙，但是裙的左右两边都开着口子，交折过来，叠在裙腰之上，用裙带系结着。穿上一看，任你身长五尺十寸，站在那里，都几乎拖曳到地了。我想这些满洲妃嫔，一定硕人颀颀，身段长的很高的。

所见满洲男子都是身段魁伟，容貌英挺，他们的母亲决不会是矮子呵。箱内还有外套不少——一齐取走吧，若是不取走，半小时内，都要化为云烟了；这样做去，不能算作抢劫，应当算作救免的。

还有玉器，书籍，毡毯，图画，景泰蓝物品等等，你能想到的，一切东西，这都应有尽有了。有些印度士兵在那里，负走许多呢绒毡毯，预备留给他们的马匹，铺作暖席之用，因为现在夜晚天气寒冷了。那般人的素性，本是奋勇争先，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敢作敢为。况当普罗宾和芬纳领带进去，更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军队暂停此处，约一小时左右，各师队伍接受米启耳将军的号令，指示他们进行焚毁工作的地点。从此园的大门处往前看去，山边树林浓密的山壑中，遍处散布的鳞次栉比的建筑物，连绵不绝的循着山冈伸展过去，约有一哩半之遥，距离园门左右两边，约有半哩上下。命令发下之后，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上来。这些树木，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靠近此园中心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烁。鳞鳞屋瓦，构造奇异的形状，只有中国人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的。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一缕的浓烟密雾来，仿佛英国狩猎射击的地方，隐藏在山边树林深处的猎人茅屋中升腾出来的炊烟似的。

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亏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奐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

了。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芬纳带着一两队骑兵，绕行一周，将我们进行时忽略过去的那些外面的建筑也都一齐驾火烧。我们回到圆明园之后，才知道第六十队的来福枪士兵和旁遮普士兵，已经将他们的时间，利用得极其巧妙，所焚烧的区域，宽阔而且遥远，现在所仅存的，就是上文已经描摹过的，自那座正大光明殿，以迄大门中间，所有建筑尚屹然存在，未付焚如。因为军队们驻扎其中。故迟迟有待。时已三钟，我们应须整队，开回北京，乃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刹那之间，就找到了燃烧的材料，有几个手脚伶俐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将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的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覲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屋顶在火焰中已经燃烧了一些时候，不久就要倒塌，一百码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炎热，扑通的响，震心骇目，屋顶倒塌下来了。于是园门和那些小屋，也一个不留，一间不留，这所算做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的圆明园，绝不存留下一点痕迹。至是我们已经完毕这件大工作，便再回到北京去。

（欧阳采薇 译，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九七八年版）